

现代科幻作品精选



海蜘蛛

马 铭 / 著

- ★ 走进大胆新奇的幻想世界
- ★ 感受惊险刺激的曲折经历
- ★ 造就智勇双全的未来战士



海洋出版社

海 蜘蛛

——现代科幻作品精选

海洋出版社

2001·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蜘蛛/马铭著. - 北京:海洋出版社,1997.7

(科幻海洋丛书)

ISBN 7-5027-4336-7

I.海… II.马… III.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124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4372 号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081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邯郸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7 年 6 月第一版(修订) 200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5

字数:150 千字 印数:5 001-10 000 册

定价:10.00 元

海洋出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次

“天星”号出航	(1)
神秘的戈登博士	(3)
高智商的情人	(7)
红色的“Z”	(10)
了不起的疯子	(13)
海军司令欧迪	(16)
漂移的百慕大	(19)
灾难突然降临	(23)
辛巴德水道	(26)
戈登失踪了	(30)
惊人的推断	(33)
网上会谈	(37)
他是谁	(41)
阴谋,又是阴谋	(45)
萨拉的惊人结论	(48)
水下干扰波	(51)
幽灵般的对手	(55)
希望降临	(59)
巨人的第三只眼	(63)
未消亡的法西斯细菌	(66)
黄道十二宫	(70)

九加一调查小组	(72)
设想的萌芽	(75)
欧迪将军的手段	(79)
与恐怖分子的对话	(84)
发现蛙人	(87)
闪电出击	(91)
君子协定与争论焦点	(94)
“蓝蜻蜓”失事	(99)
哈桑与吉米	(103)
绿色和平卫队	(107)
海蜘蛛	(110)
目标在哪里	(114)
海蜘蛛漂移了	(118)
犹太人迪诺	(122)
第三种可能	(126)
可疑的潜艇	(130)
恐怖的水下棺材	(133)
生理数据移植术	(137)
天敌间的引力	(141)
死船	(146)
水下的坟墓	(149)
圣巴蒂安岛上	(153)
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157)
海底的蓝光	(160)
第二次海难	(164)
人工海相的生成	(168)

海豚状幽灵	(171)
R-14 系统	(175)
出乎预料的情景	(180)
“天星”号出水啦	(184)
佐佐木	(187)
内奸	(191)
谁是 X	(194)
各执一词	(198)
杀手铜	(202)
原来是他	(206)
诺亚方舟	(209)
天无绝人之路	(213)
哦,美丽的小海豚	(217)
尾声(陆大宇教授的日记)	(221)

“天星”号出航

人类又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纪,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使地球富裕起来。连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在甩脱战争与动乱之后,也出现了繁荣景象,世界建立起了新的秩序,超级大国虽有称霸之心,但却早已失去控制之力。在巨大经济利益面前,它也不得不把手中的大棒,换成橄榄枝,谋求和解与交流。人类世界至少暂时呈现出一派祥和安定的局面。于是口袋丰满的人们开始不安于地球的狭隘与拘谨,想象着去太空潇洒浪漫。一时之间,什么火星探险旅游,月球安居小憩,新婚星际蜜月的花样,层出不穷,把一个寂静空间闹得一片沸腾。地球在他们眼里,似乎已失去诱人的魅力。只有政治家和科学家们,还在关注地球上空的风云变幻和大海里的凶涛微浪,审视着和谐中的躁动。“海蜘蛛”恐怖集团的出现,就犹如大家庭中突然在一夜之间出现了癫狂症患者,其情景便可想而知了。

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们不得不携手合力来对付这个搅得“四邻”不安的“狂徒”。

大西洋那湛蓝的水面淑女般平静。远方,伸入水中的海岬在偏斜的日光中泛着些不太真实的光泽。真实的是那些在微风里窃窃私语的棕榈树。

这些棕榈树从它们出现那天起就领教了海洋季风的热情,它们的树身倾斜着,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有意地摆弄成一

种让人感动的样子。

在他们后边，就是海军基地那月牙形的海湾。

这段海湾很长，同时也很宁静。用低噪声动力装备装置起来的舰艇，出航与归来都是静悄悄的，显得异常神秘。

可是此刻却不太平静。先是有几辆流线形的轿车出现在海岬附近，接着，了望塔上有人影在跑动。为首的是一个黑人，很黑。人们好像管他叫猩猩皮克。

皮克不断地看表，嘴里大声发布着这样那样的命令。他的表情很凶，猩猩愤怒时确实是这副模样。

从这里望出去，海岬上已经出现了七八个指手划脚的人，一艘小艇在海面上飞快地游曳着，后边拖出一条扇形的水花。那些人好像在争执什么，不知道他们在内阁里上班是不是也这么激动。

国际上一向对 M 国的内阁抱有好感，尽管它只是大西洋的一个不太起眼的小国。

后来那些人可不争了，纷纷看表。

于是皮克再一次抬起了腕子：现在是下午的 3 点 04 分。

“作好准备，喂，你聋了吗？”皮克冲那个新来的小个子发着只有他才能发的脾气。“把联络系统打开！统统打开！”

那个白人很听话，甚至还挂着友善的微笑。他朝皮克作了个完成的手势：“一切都已经进入最佳状态，没问题！”

皮克似乎觉出了自己的过分，他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对不起，伙计。一切必须万无一失！”

说完这话，手表的指针已经指在了 3 点 05 分上。

皮克对准传呼器低声地下达了行动的命令：“天星号，可以开始啦！”

海岬上那些人停止了争执，目光齐刷刷地转了90度。在他们目力所及的远方，一只灰色的舰艇出现了。在舰艇的外舷前方，十分醒目地闪烁着一个黑色的八角星记。

这是一艘级别不大而且样式老旧的普通舰艇，100多年前的舰艇图谱上可以找到许多它的同类。据说，这样的舰艇曾经赢得了一次世界级的战争。

“天星”号慢慢地驶离了岸边的艇群，向着蔚蓝色的海面上缓缓地前行着。它的速度很慢，慢得让人想打瞌睡。皮克抹了抹嘴角，顺势将一支粗大的雪茄叼在嘴上。

那个白人小伙子朝他笑笑，沿着环形的梯子走了下去。

皮克恍然记得对方叫吉米。新来的，他对人名的记忆力一向不行。

他点燃了雪茄。

3点15分，一支车队准时地出现在棕榈树掩映着的车道上，非常准时，皮克很舒服地在皮靠椅上坐了下来。

他的事儿完了。

3

神秘的戈登博士

戈登先生如今是M国妇孺皆知的人物，当他从车门处钻出来的时候，人们马上就看见了那张遍布于每一条大街上的胖脸。

参加竞选的人首先要面对公众。戈登先生张贴了5000张这样的头像。

戈登先生一向不太在意自己的形象,用他的话来说,肥胖和智商没有必然联系。这句话如今成了肥胖人俱乐部的旗帜。同时也为他的竞选增加了很关键的一部分砝码。

不错,肥胖和智商没有必然的联系。同样的话在别人的口中说出一点用处也没有,唯独从戈登先生嘴里说出来才有意义。

戈登,59岁,世界考古学家,世界人类学家,世界原子能和平利用协会理事,世界信息学会顾问,未来学家……

这个头衔还有很长。

他为胖人说话,胖人顿时觉得世界变得一片光明。他参加总统竞选,对手顷刻间从七个变成了一个。

这一个便是现任总统。

几乎没有人怀疑,他将在下一个任期内稳稳地坐在总统的位置上。

不过,他在竞选的关键时刻离开“拳击场”,至少使知情者不解。在公开的场合,他声称要参加一次国际性的海洋污染考察,并不对这次考察作更多的解释。只有一个人知道他此次行动的真正目的,这个人恰恰是他的竞选对手——总统。

只有总统知道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国际海洋防御委员会的成员,他的这次出航似乎与此有关。

由此说来,那些所谓的知情者恰恰是彻头彻尾被蒙在鼓里。

“啊哈,布莱思!”戈登上前拥抱了一下最前边的那个高个子议员,看上去像狗熊在嘶咬一头斑马,“我们的那盘对弈恐怕要等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才能下完了。当然,假如你现在就认输的话。”

布莱思耸耸肩：“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现在想说的是，博士，你需不需要一支小型的海军护卫队。海军的头目都在这儿。”

其实戈登先生已经向海军总司令伸出了手。

“欧迪将军，感谢你来送我。不过我留下的只是你的关怀和友谊，至于护卫队，我还是那句话，完全不必要！”

欧迪将军知道这个胖老头的脾气，便没有再坚持：“总之我的‘青鸟号’随时待命，只要你给我一个信息。”

戈登拍拍他的肩膀：“我当然会，世界上只有科学家最懂得珍惜生命！”

依次握过去，最后他招呼着助手登上了停泊在岸边的那只小艇。小艇难以承重地摇晃着。

助手莫里斯赶快扶住了艇沿。

戈登朝岸上的人们挥了挥手，又敬了个非常不标准的军礼：“为了和平！”

小艇推开蓝色的水面，向着海上的“天星”号疾驰而去，白色的浪花像蝴蝶的翅膀似地展开了。当海面上响起一声雄浑的汽笛时，时针已指在3点30分上。

“他的竞选恐怕要出问题。”有人说。

“你真的以为他会当总统？”有人提出疑议。

布莱恩议员摸着下巴，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他望着渐渐远去的“天星”号，口吻有些琢磨不定：“天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世界上的事情有些时候非常难说。”

世界上的事情的确非常难说，这个感觉莫里斯早就有了。作为博士的助手，他的感觉应该更准。此刻，他已经把博士安顿在那间最舒服的卧舱里，正准备去找他的女友萨拉。

“博士，我们至少要在海上呆两周，您是不是休息一会儿？”

戈登博士很舒适地摊坐在带有按摩装置的沙发上，将一片口香糖塞进嘴里，然后捧起一叠图表翻阅着。听了莫里斯的询问，他笑了：“见鬼，莫里斯，我这不是在休息么？噢，请等一等，我有个事情要和你商量。”

“您说，博士。”莫里斯向舱口望了一眼。

“天星”号虽说有个老掉牙的外表，其内部却是用最尖端的技术设计的，信息系统可以联通全球，各种试验设施一应俱全。必要的时候它可以启动隐形装置躲避海上不必要的麻烦，它甚至带了几颗光敏跟踪导弹，对突发事件进行有效的防御……莫里斯是这些装置的主要设计者。

戈登博士的目光离开了图表，双手揉了揉太阳穴。

“莫里斯，我想你一定和大多数人一样，对我这个时候出海考察不大理解。”博士的目光在眼窝里闪动着，既像在询问，又像在等待。少顷，他伸手扶住了莫里斯的肩膀，“听着小伙子，我的实际目的并不是考察，而是比这个有意义得多的另一件事。”

“哦，博士！”莫里斯一愣，“另一件事……”

戈登博士在他肩膀上捏了捏：“是的，我要去探索一个秘密，不要吃惊，也不要问为什么。你现在除了是我的助手以外，更是我的见证人！”

“我希望知道……”莫里斯的话说了半截又咽了回去，因为他知道，博士不喜欢别人打听他不想说的事情，必要时他会把一切都告诉你。于是他点点头，“我明白，博士。但愿这个秘密不会发生危险。”

“也许会有那么一点危险!”博士挤了挤眼睛,随即笑道,“当然,一切都还是未知的。记住,连萨拉都不要说,否则她会担心的。”

莫里斯:“说实话,博士。我现在已经开始担心了。”

“可你是个男人,莫里斯!”博士笑着把他推出了舱口,“去见见你的心上人吧。”

高智商的情人

“莫里斯!”

萨拉像一只燕子似地向他奔过来,不等莫里斯说话,她已经扑进了他的怀里。

两个人紧紧地拥抱着,仿佛这不是在一望无边的海上,不是在秋日的骄阳下,更不是在进行一次神秘而且前途未卜的远洋考察。莫里斯抚摸着萨拉那金黄色的头发,闻着女人身上那股特有的气味,心里有一种很不好形容的感觉。

一次危险的旅行!

莫里斯从美国学成归来并成为戈登博士的助手时,萨拉已经在博士的手下工作三年多了。因此她有资格把莫里斯称作小师弟。她的确这样做了,甚至像对待毛头小伙子那样张口闭口就是“嗨”,好像他没有名字似的。

不过这样的时间持续得不长,她很快就发现莫里斯不是一般的毛头小伙子,这家伙很有一套。他学识渊博而且扎实,在若干个十分前卫的研究领域可以说出类拔萃,他在网络方

面的研究连博士本人都不能不承认是第一流的。而且她还为他的老成所惊异,这样的人根本不像小师弟,他更像一个让人感到安全的兄长。

于是,爱神光临了。

萨拉终于撒开了手,因为她看见后舷处那个年轻的水手在向他们作着俏皮的鬼脸。

“莫里斯,跟我来!”

萨拉不等莫里斯表态,便拉着他向舷梯跑去。

当他们终于在卧舱的床铺上坐下来的时候,萨拉再一次投进莫里斯的怀抱。

“噢,亲爱的!我想你都快想疯了!”

莫里斯感到萨拉的眼泪蹭在了自己的手背上,他轻轻地拍着她的肩膀:“别这样,萨拉。接下来的两周我们可以形影不离。”

萨拉用力地点着头,这一刻她很像一个无知的小姑娘。

是的,单从外表看,她的确像一个无知的小姑娘。这样的小姑娘假如走在大街上,除了更多地招惹一些男人的目光以外,似乎不会使人想到别的。然而,恰恰是这个貌似无知的小姑娘,如今正领导着 M 国生物工程最核心的部分,并且卓有成效。戈登博士曾偶然地告诉莫里斯:当我们的研究进入暮年时,萨拉的研究领域将如日中天!

这种赤裸裸的夸奖,在莫里斯的记忆里只有一次。

莫里斯托起了女友的下巴,望着那张美丽而孩子气的脸:“听我说,萨拉。我和你一样,真的,我整天都泡在试验室里,一天工作 20 个小时,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吗?我在逼迫自己不想你。可即便如此,我仍然做不到!”

萨拉抚摸着莫里斯那消瘦了许多的面孔，知道他说的是心里话。于是，一股十分委屈的情绪涌了出来。

“我真不明白，博士为什么要我在舰艇试验室工作？所有这些完全可以转移到陆地上去，丝毫不会影响工作的进行。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莫里斯拍拍她的手背：“我向博士问过同样的问题，博士笑着说，这仅仅是为了避免那个最简单的异性相吸的原理。而后他严肃地指出：‘莫里斯，我真诚地请你们两个原谅，要知道，你们手里的课题几乎关系着 M 国的未来！’他就是这么说的。”

萨拉的脑袋枕在莫里斯的腿上，眼睛望着天花板上隐蔽的顶灯：“博士总习惯把事情说得那么严重。”

也许真让她说对了，莫里斯的脑海里再次跳出“危险的旅行”这几个字。他思考了片刻，决定暂时不告诉她。这倒不是因为博士的叮咛，而仅仅出于一种爱。

“说说看，萨拉。你的那些小动物又有什么新的变化？它们的感知器官有反应么？”

莫里斯知道，萨拉正在对动物进行一种叫做感知移植的试验，其原理或许不复杂，但过程是不可思议的。据说可以把一种动物的生理数据移入另一种动物的感知器官，从而使后一种动物对前一种动物产生超乎寻常的敏感。这一试验的现实意义目前还看不出来，但对未来而言也许影响巨大。

听了莫里斯的问话，萨拉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事情比我想象得要复杂，我好像走进死胡同了。”

“失败了？”

“谈不上失败，但距离成功还十分遥远。”

“我能帮上什么忙么？”

萨拉坐起来，双手勾着莫里斯的脖子，身子轻轻摇晃着：“我倒真希望这样，可是很遗憾。我们研究的不是一个领域。噢，莫里斯，你额头这块伤疤是怎么回事儿？”

莫里斯这才想起上个星期发生的那起惊险的车祸，他想掩饰已经来不及了。于是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不小心碰在了房门上。”

萨拉盯着他：“不，你的眼神告诉我，不是这么回事。”

莫里斯耸耸肩，想起了某个历史人物的一句名言：在聪明人面前，你永远不要说假话。

红色的“Z”

“我遇到了一起车祸。”莫里斯尽可能地做出轻描淡写的表情，“有惊无险。”

萨拉的眼睛瞪大了：“噢，天哪！快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莫里斯从口袋里掏出烟盒：“能抽一支么？”

“快说吧，抽十支也行。”

莫里斯点上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道：“那是上周四的晚上，噢，不，应该是星期五的凌晨。怎么说呢……我或许不该那个时候开车出去。”

他看了萨拉一眼，萨拉也在看着他。

“可是我没办法，我睡不着，我想你想得要死。于是我开

车出去了。或许是命中注定，我刚刚开上高速公路就遇上了那辆倒霉的黑色轿车。”

“你撞到它啦？”萨拉迫不及待地问。

“不，是他撞到了我。”

“上帝！”萨拉的眼睛瞪圆了。

“是的，当时我也认为是自己撞了别人。可是当那个家伙逃掉以后，我终于想起来了，是他把我撞了，的确是他把我撞了。天亮以后我让警察检查车身上的痕迹，警察也同意我的判断。”

萨拉站起来，不安地在卧舱里走动：“简直活见鬼，夜深人静的时候，全世界大概只有你们这两辆车了，居然撞在了一起。”

“说的也是呀。”莫里斯摊开双手，“就好像夜空里的两颗星星，相撞的几率几乎等于零！”

萨拉站住了：“那个家伙是有意撞你的。”

“是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所有的知情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可是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这个人不可能有什么仇人。”

萨拉抬起了一只手，看上去在思索，终于，她的目光转到了莫里斯的脸上：“亲爱的，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莫里斯愣住了。

说实话，他真的没往这方面想。一个科学家，一个长年泡在工作室里的书呆子……“见鬼！我能发现什么？”

“网络！”萨拉一把抓住了他的双臂，“网络上……”

一句话提醒了莫里斯，他的眉头皱了起来。一点儿不错，除了网络以外再也没有其他解释了。而且说实在的，如今若